



时光 与你 同欢

TIME
IS

WITH
YOU

作品
● 临渊鱼儿

Lin Yuan
Yu Er
Works



壁画修复师 & 文物警察 /
赤诚爱你的篇章

和那个人重逢又重逢
一万次以身犯险 誓护她一生周全

临渊鱼儿
一时光一系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时光 与你 同欢

临渊鱼儿
作品

TIME
IS

WITH
YOU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时光与你同欢 / 临渊鱼儿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594-1159-4

I. ①时… II. ①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2116 号

书 名	时光与你同欢
作 者	临渊鱼儿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朵 爷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夏 沅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159-4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如果爱是一场天时地利的迷信，

那么，

她将会是这世上最虔诚的信徒。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001

[第二章]
却在灯火阑珊处 /042

[第三章]
忽如一夜春风来 /079

[第四章]
千树万树梨花开 /103

[第五章]
一寸相思一寸灰 /145



TIME
IS

WITH
YOU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六章]

春风不度玉门关 /181

[第七章]

昨夜星辰昨夜风 205

[第八章]

人间有味是清欢 244

[第九章]

天若有情天亦老 274

[番外]

幸福的猴子一家 309

[后记]/312

①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青鸣寺。

天刚蒙蒙亮，西南角的钟声撞破熹微晨光，清晰而来。

木案上一盏长明灯，烛火微微摇曳。

温千树盘膝坐着，抄写一夜的经书垂落在地，叠了几个褶，她的手压着纸轻轻一推，地上如同泛起一片明黄色的波浪。

她对面坐着位老僧人，手里捻着一串檀木佛珠，正喃喃道：“……伽弥腻，伽伽那，枳多迦唎娑婆诃。”

念罢最后一遍往生咒，他睁开眼：“逝者已矣，还请节哀。”

温千树放下笔，双手合十，虔诚地道谢：“多谢大师。”

老僧人朝她微一点头，起身下榻，准备去主持早课。

木门刚开一条细缝，身后又传来声音——

“大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停了三秒左右，“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

老僧人微躬身，眉间敛着一片平和安然：“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温千树听后沉默。

老僧人走出禅房，关门而去。

没想到才走几步，手中佛珠线断，诸珠尽落，如珠玉砸冰盘，清脆作响，他轻叹一声：“阿弥陀佛。”

屋内。

温千树仍安静地盘膝而坐，满满一页纸上写着的全是那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不觉已近正午。

手机嗡嗡震动。

温千树揉揉发红的眼，好一会儿才看清屏幕上跳动的两个字，手指也像麻木了般，滑了三四次才接通。

那边却没有人说话。

她也没出声。

直到那人柔声唤她——“繁繁”，温千树堆砌起的心防一下溃堤。

屋内信号并不好，她拉开门出去。

阳光热烈，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她下意识地抬手去遮眼，掌心缓缓晕开一片湿润。

“妈妈，”她说，“我没有爸爸了。”

没有等到回答。

手机的最后一点电量在她沙哑的声音里耗尽。

温千树蹲下身，单手抱膝。脚尖前石板上的青苔已被洗濯得碧绿。

好几位僧人依次目不斜视地经过。

她收拾好情绪，这才站起来，沿着青石阶往下走。

一路鸟声悦耳。

院外设有女寮房，专供女性香客居住，温千树因为工作，已经在这里住了三月有余。

刚跨进门槛，她便听得一道清脆的女声：“凭什么她一个人住单间，而我就要和别人挤？”

“高明，你给我放手！听到没有！”

温千树倚在门边。

又有陌生男人的声音出现，应该就是那个高明在说话，听着有些低声下气：“琪琪，你别这样好不好，教授不是说了，我们这段时间都是跟着她学习……”

他不提这事还好，这会儿赵琪琪的火气一下子上涌，声音也提高了好几个度：“我倒是要看看她有什么资格带我！”

她一个国内985名校考古系的大二学生，专业排名常年位居第一，在核心期刊上也发表过文章，当之无愧是系里最拿得出手的名片。从大城市一路颠簸来到这荒僻深山且不说，刚到，她就听说实习老师临时换了人，而且换的还是一个年轻女人……

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咣当一声，应该是椅子被踢翻了。

清修之地，向来清净，哪里有过这样的聒噪？

温千树听不下去，推门而入。

屋内三人齐齐循声看了过去。

高明惊得连嘴巴都合不上，目光难掩惊艳。

温千树站在门边，一袭嫩绿长裙，乌黑长发及腰，衬得肤色极白，尤其是那一双明眸，仿佛被空山新雨浸染过，盈盈动人。

“你是……”

赵琪琪见男友如此失态，咬牙跺脚，在他腰间用力一拧，高明疼得回过神来，讪讪地摸了摸鼻子。

“温千树。”

三人听后面面相觑。

另一个男生林山先反应过来：“温老师。”

赵琪琪眼底的火更盛了。

她本来就是美女，眼高于顶，看同性的目光更是挑剔，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向来引以为傲的资本，从这个女人一出现，便有摇摇欲坠的趋势。

有些美是天生的，无须脂粉去修饰，一颦一笑间都是掩不住的风华。

尽管那张脸干净得连一丝表情都没有，可这女人依然是美的。

最重要的是，她还是自己先前嗤之以鼻的那个实习老师。

赵琪琪咽下一口酸水。

高明清了清嗓子，也跟着叫了一声“温老师”。

赵琪琪冷哼，偏头去看窗外。

“如果对实习安排有什么异议的话，可自行决定去留，我不做任何阻拦。”温千树看着他们，“不过，有句话说在前头，出了这门，后果自负。”

赵琪琪气得浑身发抖。

她不就是掐准了……

这地方离镇上还有好一段距离，大多是山路，连车都打不到，路上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何况他们是来实习的，要是中途回去，学校那边也不好交代……

“没有、没有。”林山颇识眼色地打着圆场，“我们都很满意。”

高明附和：“是啊、是啊。”

温千树语气清淡：“是吗？”

高明眼巴巴地看向女友：“琪琪，你说是不是？”

赵琪琪不情不愿地“嗯”了一声。

这场小风波就算告一段落了。

温千树回到自己的房间，刚煮好一盏茶的工夫，一阵风风火火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她的门前。

来的是个中年妇女，大家都叫她老张婶，身材又高又壮，走路生风，尤其是那副大嗓门，不夸张地说，她在山下一吆喝，山上都能听得到。

她住在镇上，家里开着一家杂货店，每周固定进山一次，送来水果、蔬菜和其他生活用品。温千树要的东西多，钱又给得大方，所以格外招这妇人喜欢，你来我往，便也算熟了。

“姑娘。”老张婶未敲门就走进来，径自找了椅子坐下，毫不客气地倒了杯茶，仰头灌下——被烫得满脸紧皱，直吐舌头，模样甚是滑稽。

温千树却没什么心情笑。

老张婶见她神色恹恹，寻思着，莫不是病了？

“你们干这一行的，哪个不是一身病？”她见怪不怪，又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你跟我说说，一个月工资有没有这个数？”

她比了五个手指头。

温千树没心情应付她，胡乱地摇摇头。

老张婶唏嘘一声：“我前几天刚看了条新闻，说是西江市首富将全部遗产都留给了前妻的女儿，他现任老婆一分钱都没得到啊……那女孩真是好命，听说有好几百亿呢。”她捂着咚咚作响的心口，“这么多钱，就算好吃懒做，十辈子都花不完啊！”

温千树抚在杯口的手指被烫了一下。

“那女孩好像是叫……叫什么来着？”老张婶想了好一会儿，急得直挠头，猛地一拍掌，豁然开朗，“叫千树！”

千树万树梨花开。

温千树一夜未睡，此时正垂眸捧着杯茶水浅酌，闻言眼皮微张，眼角不易察觉地抖出几丝倦意来。

老张婶仍喋喋不休，她难得地生出烦躁，找了个理由将人打发了。

对方意兴阑珊，临走时又将她放在屋檐下用来接雨水的青花小瓷碗偷偷揣兜里带走了，神色不慌不忙，可见，她做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温千树继续坐着发呆，暮鼓声传来时，手边的茶水早已凉透。

她决定下山一趟。

推开虚掩的木门，走过回廊，又进了一个大院。

她忽然停了下来。

门前的台阶上，一个小和尚正扶着扫帚，仰头睡得正香。

温千树听闻这小师父已久，他嗜睡喜吃，打坐时都能睡得流一脸口水，经常在兜里藏着馒头，半夜饿了爬起来偷偷啃，引来的老鼠常让同屋的师兄们叫苦不迭。

因为太喜欢睡觉，随时随地都能睡着，他获法号“觉觉(jiao jiao)”。

他师父虽然有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为平众“怒”，偶尔也会罚他去打扫院落。

啪的一声，一片落叶正好砸在他的脸上，把他砸醒了。

温千树和他四目相对，双手合十，微微弯腰：“觉觉小师父。”

近看，他鼻子上还有一颗饭粒。

小和尚努嘴，回了个礼后，一本正经地纠正她：“不是觉觉(jiao jiao)，是觉觉(jue jue)。”

温千树从善如流：“觉觉(jue jue)小师父。”

他满意地点头，跳下台阶，继续扫落叶去了。

她则是出了院门，循着伐木声而去。

青鸣寺福泽深厚，连带着附近的树木都长得枝繁叶茂，寺庙后是一片被人承包的山林，正值砍伐之期，听人说前几天从镇上请了伐木队来，温千树便想着搭他们的便车下山。

走出三百米远，视线里出现几个锯树的男人，她的目光一下顿住——

视线尽头，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那儿，挺拔得如同一棵树。

他手里捏着一瓶矿泉水，正仰头大口喝着，水珠从他微微耸动的喉结上流下……

温千树不自觉地跟着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

那男人似乎有所察觉，偏过头，目光笔直地看向她。

天边的火烧云烧得正热烈，红得灼人眼。

温千树也定定地望着他，逆着光的缘故，男人的面容看不太真切，唯一清晰的只有那眼神……深沉又仿佛极具穿透力，她有些不敢相信，一个普通的伐木工也会拥有这样的眼神。

片刻后，她收回心神，朝他们慢慢走过去，说明来意。

“真是不巧。”离得最近的那个微胖男人说，“最近工程队用车紧张，我们这几晚都是住在寺里。”

温千树轻轻“哦”了一声，神色不见起伏。

“不过，”一个脖子上搭着白色毛巾的年轻男子插话进来，“明天应该会有车。”

按照计划，工程明天就要收尾了，队里会派车过来接他们下山。

温千树看过去，他有些羞涩地笑了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余光里，刚刚喝水的那个男人捏着矿泉水瓶，仍保持着原先的姿势，根本不多看她一眼。她倒是又看了他一眼。

男人一身白背心黑长裤，麦色皮肤，肌肉线条结实而流畅。

从这个角度看，深眸高鼻，轮廓甚是分明，似乎……还有点熟悉？

她正要探究，他却忽然转过身去，只留给她一个背影。

温千树：“……”

她拂去那荒唐的念头，和他们约好时间，也转身离开了。

天边红云隐没，暮色渐起，风从林子里吹来，清淡的木香被揉进空气里。

那道嫩绿的身影在众人的视线里消失。

微胖男人笑出声：“人都走远了，眼神还直勾勾的，看什么呢？”

盛千粥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她好看……”

他天真的语气惹得其他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盛千粥窘得面色发红，四处乱瞟，不经意间看向一直没出声的霍寒，见他把瓶子捏得几乎变形，忍不住惊异地叫了一声“寒哥”。

大家也看过去，对这一幕多少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这人虽然来队里没多久，可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沉稳持重，哪里见过他这副样子？

霍寒摆摆手，表示没事，将水放在地上，抬手摸到夹在耳朵上的烟，又想到什么，停止了动作，捞起一把伐木锯，继续干活。

木屑在他的脚边飞散。

他的眸色跟暮色下的古井一样深。

温千树在井边静坐了一会儿，这才踩着月色拾级而上，木门上挂了一盏纸糊灯笼，光泽淡淡。

她站在那团橘色的光亮里，推开门，没想到里面正好有人要出来，是个中年男人，身材高瘦，戴着金边眼镜，看着很是斯文。

月照松林，万籁俱寂。两人没有一点防备地打了个照面，彼此却没有表现出惊慌之色。

男人看了温千树一眼，神色若有所思，似乎在确认些什么，然后礼貌地打个招呼，和她错身而过。

温千树对他没什么印象，猜想应该是这两天新来的香客。

这也不奇怪，因为半月后寺里有赠灯仪式，来往出入的人也比以前多了不少。

她回到房门前。

窗台上用小石块压了一张白纸，她展开一看，微抿着嘴唇，转瞬间又神色清淡，将纸沿着正中的深痕叠好，放进口袋。

温千树倒了一杯冷茶，喝了大半，屋里信号时有时无，手机陆续进来几条信息，大多都是她母亲温莞发来的，长长的一大段，苍白又急促地解释着一件事——

你爸出车祸的消息被压下来了，我也是在律师公布遗嘱后才知道的……

繁繁，你还有妈妈……

又一条信息跳出来——

姐姐，你不要难过，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她趴在桌上，回了一个“好”字。

怎么可能不难过？

那可是给了她一半生命的人。

半盏凉茶浇不灭潜伏已久的心绪，温千树起身取了灯出门，走过数条回廊，停在一座白塔前。

她用钥匙开门进去。

塔内有一间壁画室，她在这个地方修复了三个月的壁画。

桌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修复工具，她拣了一把软毛刷，来到一面墙前，墙上的壁画已经过加固处理，灰尘蒙面，暗淡无光。

她用刷子轻轻地将壁画表层的尘土除去。

这是个精细活儿，格外考验人的耐心，很是适合这样安静漫长的夜。

她反复地轻轻刷着，仿佛手下是一个新生的生命，柔弱而鲜活。

不知不觉，天亮了。

一夜时间，也只清理出壁画中一朵巴掌大的祥云，可是，对她来说，这已经算高效率了。

温千树揉揉脖子，从塔里出来，重新锁上门，沿着来时的路慢慢走回去。

远远就看到管理寮房的寮元师父候在门前，她走过去，见了个礼。

寮元师父点点头，温和地和她说了一件事。

原来，赵琪琪一大早就闹着要换房间，可近来香客增多，能提供住宿的房间已不太够，那两人间还是寮元师父看在温千树的面子上，特地匀出来的。

“寮元师父，给您添麻烦了。”温千树双手合十致歉，“这件事我会处理。”

“如此便好。”

寮元师父走后，温千树摸出手机看了一眼，没有回寮房，转身走向左侧的一条林荫小路。她昨晚回房前给那三个人发了信息，通知早上要开个短会，因为信号不佳，凌晨三点多

才发送成功。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都到齐了。

赵琪琪红着眼圈，她男朋友正低声安慰着，林山则是好整以暇地看着戏，见温千树出现在门口，他立刻站起来：“温老师，早。”

温千树点点头，走进去。

她简单地说了下寺里的作息时间、禁忌以及他们接下来的实习内容，很快收尾：“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散会了。”

赵琪琪瞪大眼，盈满眼眶的泪就这样掉了下来。

按照平常人的逻辑，见她哭成这样，总要问一问发生什么事吧，然后，她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出换房间的事，可温千树竟然……连一眼都不看……

这不是白哭了吗？

高明被女友频繁刮来的眼风扫得有些站不住脚，只好硬着头皮开口：“温老师，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温千树：“嗯？”

“是这样的……”他快速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昨晚赵琪琪睡到半夜，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开灯一看，床前的桌上有一只硕大的老鼠，正咬着她从澳门带回来的猪肉脯往外拖，奇怪的是，那老鼠也不怕人，和她对视几秒，竟还摇起了尾巴……

她自小娇养，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她尖叫一声，老鼠吓得四处逃窜，慌乱中又把她放在桌上的一瓶神仙水撞落在地，摔碎了。

赵琪琪见温千树听得连眼睛都不多眨一下，有些急了：“你一定不知道那神仙水多贵，所以，你不能体会我的心情……”

温千树看向高明：“所以，你是想和我商量什么事？”

“能不能帮琪琪换个房间？”

“可以。”

高明松了一口气，这件事看来没那么难啊，那个寮元师父真会欺生。

赵琪琪见目的达到，也弯起嘴角，只是还没来得及收回，又听温千树问：“四人间和八人间，喜欢哪个？”

赵琪琪的笑一下子僵住了。

她这是……什么意思？！

“没……没有多余的单人间了吗？”高明觉得自己的声音都有些发虚。

“你家里应该会有，但这里没有。”这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没有人去接她的话。

那就是没有异议了。

不料，温千树刚走到禅房门口，背后又传来一串声音——

“那凭什么你可以自己霸占一个房间？”赵琪琪紧皱着一张脸，“既然你都开了这样的先例，那为什么我不可以？”

温千树的脚步未停。

“我不服气！”

温千树终于停下，转过身来：“不服……”依然还是那副清淡的语气，可屋里的气氛仿佛一瞬间就冷了下来。

高明和林山交换了一个无措的眼神，前者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就那样安静地等着，终于等来了两个字——

“憋着。”

三个人都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追过去看时，那截黑色裙边已经晃过木栏，不见踪影了。

赵琪琪气得用力一拍桌，震倒了两个茶杯，茶水流得到处都是，她阴阳怪气地讥讽道：“不就是仗着有教授撑腰，跣什么跣？”

高明手忙脚乱地收拾起来。

林山重新给自己倒了茶，慢条斯理地问：“你觉得教授会让我们跟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学习吗？”

赵琪琪笑了：“看来我还真的是孤陋寡闻，连这样一个跣得不要不要的人物都从来没听说过呢。”她又看向高明，“不过，我倒是听说，有些人啊，没什么本事，却好高骛远，随便挂个名，将来履历上便可锦上添花地写上曾经带过名校学生……”

林山轻叹一声：“我现在已经非常确定，你对她的身份一无所知。”

高明着急地说道：“不要卖关子了！”

“她本科在我们学校就读，最高学历是剑桥大学考古系博士研究生。”

赵琪琪不以为然地笑。

“你们知道《飞天》吧？”

高明连忙点头。

怎么会不知道？

这幅壁画出土时损坏严重，整体色泽暗淡，颜料脆化脱落，几乎面目全非，其修复难度之大，曾让无数资深修复师望而却步，无奈在博物馆库房“冷藏”近十年后，终觅得良机得以重新面世，所以，它的修复也被誉为文物修复界的九大奇迹之首。

林山直起腰：“《飞天》就是她主持修复的。”

“怎么可能？”赵琪琪收住笑意，下意识地反驳，“我记得那个修复师根本不姓温。”

这样轰动业界的大新闻，虽然对修复师只寥寥几句话带过，连照片都没有附上，但是……她想到什么，放在木桌边缘的指尖忽然一颤。

林山便知道她也和自己想到了一处：“是的，那个时候她还姓温，姓千，单名一个树字。”

赵琪琪像泄了气的皮球，倒在木椅上。

高明扶着女友，双唇动了几下，才把声音吐出来：“那……那前段时间新闻上说的西江市首富的独女，巨额遗产的继承人千树……是不是……”

林山耸肩：“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他这么说，高明想了想，觉得可能性不大，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再说，一个养尊处优的千金大小姐，要多想不开才会跑到这深山老林里来？

同一时间。

温千树匆匆赶到后山，可还是稍稍超过了和伐木队约好的时间，幸好他们还等在原地。之前那个腼腆的年轻人从车窗探出头，告诉她后面有空位。

温千树拉开后座的门坐进去，关好车门。

本来就是计划之外的人，所以，后座留出的位置只能刚好让她坐下，连动都不能动，感觉到身侧的人悄悄往另一边挪了挪，似乎要给她多腾出一点空间，她偏头看了过去。

男人低着头，微湿的黑发垂下来，遮住眉眼，只看得见高挺的鼻梁……这轮廓和记忆里的那个重合。

温千树浑身一僵，抬头，看不到他的眼，目光轻抖着滑落到他抿着的薄唇上，心思不知怎么就分散了——她知道那两片唇是怎样的滋味，柔软又有力，有着她喜欢的形状和温度，能把人亲得全身发麻。

她忽然想问一问——“昨天，你是不是认出我了”，可终究还是没有问。

温千树收回视线，不动声色地往车窗边移了移，可空间实在太小，总免不了碰触到。

那是成熟的男人身体，长手长腿、宽肩窄腰，似乎每寸肌肤都透着荷尔蒙气息，极具侵略性，却又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

车子前行在颠簸的山路上，抖得厉害。

温千树难得有了睡意，却睡得不太安稳，迷迷糊糊间感到一只手碰到了自己的脸颊，似乎有人扶着她的头枕在了什么东西上，那上面有阳光的味道，闻着很舒服。

她很快跌入黑暗中，罕见地做了一个梦，一个香艳的梦。

梦里，月牙泉边，身下是灼热的黄沙，身上是更热的他……肌肤寸寸贴合相亲，整个人都快要融化了。

初次青涩，彼此却尝到无限欢愉。

“醒醒。”耳边有低沉的声音，好听却很是恼人。

她从梦里挣脱，慢慢睁开眼，有一瞬间，分不清眼前人是现实里的还是梦里的。

“到了。”

哦，不是在梦里，否则他的眼神和声音都不会这么冷淡，就像对着一个陌生人。

温千树坐直身子，推开车门正要下车，又转过头来：“霍寒。”

后座上的两个伐木工人停止了交谈，纷纷侧目，副驾驶座上正猫着腰往外探的盛千粥也好奇地回头——

这两个人认识？

温千树几乎能感觉到男人瞬间竖起来的全副戒备，她在几道交错的复杂目光里，平静地和他对视：“你压到我的裙子了。”

霍寒先是一愣，低头一看，发现腿压着她的黑色裙边。他很快往左边移了移，仿佛避她如洪水猛兽。

既然这个男人已经把“桥归桥，路归路”执行得这么彻底，那么，她自然也不能不识趣。

于是，温千树非常知趣地把沾在他肩侧的一根长发拾了回来。

纤白的手从眼前一晃而过，霍寒疑惑地看过去时，她也看着他，黑发在细指上缠了一圈又一圈，他意识到那是什么，表情有些不自然。

温千树倒是心情好了点，推开门准备下车。

爬山地的车，底盘大多很高，她估摸错了高度，人差点往外栽倒，一只有力的大手迅速将她拉了回来。

扣着她小臂的手，手指修长，触感温热而粗糙，似有薄茧，如果不是常年使用某种枪械，应该不会在那个地方留下痕迹。

他松开手，她轻声说：“谢谢。”

霍寒没有说什么，他的眼神像在看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淡得几乎看不出有一丝往日的情分。

“再见。”温千树朝他挥挥手。

她一身黑裙，映着午后阳光，肌肤白得晃眼，等霍寒的视线再次清晰时，那道纤细的身影已经晃入了小街的人群中。

“寒哥，”盛千粥笑嘻嘻地从后头凑过来，打趣道，“人都走远了，还看什么呢？”他想起车上那一幕，又问，“你们以前认识吗？”

霍寒淡淡地看过去一眼：“车费收了吗？”

“寒哥，你这思想觉悟怎么低成这样呢？”盛千粥耸耸肩，“人家美女搭个顺风车，竟然还要收费！”随后，他还无声地追了一句：活该你现在还是单身！

霍寒摸到耳朵上的烟，咬到嘴里，盛千粥便知道他烟瘾犯了，习惯性地去裤兜里摸打火机。这段时间霍寒在戒烟，打火机一直由盛千粥保管着。

这一摸，他就顺带摸出了一张崭新的一百块的纸钞。

“我的天！”盛千粥差点跳起来，“她什么时候塞到我兜里的？”他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是在变魔术吗？

霍寒拿过打火机，低头去点烟，眯眼吐了一个烟圈：“走了。”

他们还有正事要办。

那边，温千树却在街角闲逛着打发时间。

兰溪镇是千年古镇，被当地政府保护得很好，随处可见一派古色古香的建筑，镇上的人临河而居，大多是高低错落的木屋，院前屋后，绿树掩映，河水悠悠。

她穿行过一道道牌坊街，最后坐在桥头休息。

想起在车上的时候，那被压的裙边和他肩上的头发，原来一路颠簸，她竟不知不觉中靠在他的肩上睡着了。

以她对那个男人的了解，如果他真的已经为人夫、为人父，是绝对无法容忍别的女人和自己这般亲密的。

而且……又想到那双骨节分明的手上也没有戴戒指，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水声作响，温千树循声看去，一艘小木船缓缓地从桥洞里钻了出来，而同她约好见面的人正站在船头。

他穿着正式的西装，系了领带，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整个人看起来和这座清闲的小镇有点格格不入。

几分钟后，温千树上了船，和他相对而坐：“陈叔叔。”

陈知祥笑容温和：“繁繁，最近过得好吗？”

“有点难受。”温千树轻敲着桌面，“但没有想象中那么伤心。”

陈知祥看着她从小长大，她各种小动作背后的含义他自然非常清楚，只是也不点破。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

她“嗯”了一声，有些嘲弄地勾起嘴角，像是想说什么，不知怎么又吞了下去。

陈知祥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文件：“你父亲生前委托我，在他逝世后，名下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包括……”

他一项一项地讲给她听。

温千树的双手在桌上安静地交叠着。

直到陈知祥第二次提醒：“在这里签个名字。”

她这才抬眸：“他不是很爱那个女人吗？怎么没给她留点东西？”

“这是你爸爸的安排，相信总有他的道理。”

温千树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看着那龙飞凤舞的“千敏之”三个字，在另一边写下自己的名字。

父女一场，不过寥寥数笔，便将今生的缘分画上了句号。

她放下笔，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用手指压着推过去：“昨天晚上有人给我送来了这个。”

陈知祥展开一看，眉头紧皱：“是你姑姑？”

“应该是。”

“这是恐吓。”陈知祥凭着律师的直觉问，“报警了吗？”

“这样荒唐的恐吓信，”她摇了摇头，“警察恐怕不会受理。”

“要不要我帮你找两个保镖？”

“不用。”温千树推开窗，风把她的长发吹起来，淡淡的清香弥漫开来，“如果她敢要，六年前就把它拿走了。”

陈知祥看着她欲言又止：“总之，万事还是小心一些比较好，你爸爸现在又不在了，万一……”

“那也是我的命，陈叔。”她说，“我认。”

此时木船又穿过一座桥下，正值盛夏，烈日当空，光线骤亮，河岸两旁的树香被一股股暑热冲散，飘满水面。

船头戴着草帽的老艄公一脚踏在木桩上，轻哼着水乡独有的歌谣。

温千树没有再开口，倚窗看向街上，几个男人从深巷里走出来，为首的那个身形颀长，白色背心外套了一件黑色衬衫，衣摆收进裤腰，干净利落。

是霍寒。

他正和人说着话，嘴角微扬，看起来似乎心情不错。

跟在他身后的年轻人一脸严肃地四处看，似乎在找什么，随后一行人很快又走进了街尾的一条小巷。

那条小巷通向的地方并不多……